

唐诗本事研究

余才林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唐诗本事研究

TANGSHI BENSHI YANJIU



上架建议：文学理论
ISBN 978-7-5325-5539-0



9 787532 555390 >

定价：58.00元

易文网：www.ewen.cc



唐诗本事研究

TANGSHI BENSHI YANJIU



上架建议：文学理论
ISBN 978-7-5325-5539-0



9 787532 555390 >

定价：58.00元

易文网：www.ewen.cc

唐 诗 本 事 研 究

余才林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诗本事研究/余才林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9

ISBN 978-7-5325-5539-0

I. ①唐... II. ①余... III. ①唐诗—文学研究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42614号

唐诗本事研究

余才林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惠顿实业公司印刷
开本650×980 1/16 印张29.5 插页2 字数440,000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00

ISBN 978—7—5325—5539—0

I·2185 定价:58.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序

“本事”一词先秦早已出现，含义亦众。撇开其他意义不谈，接近“唐诗本事”这样含义的，大约较早的是班固《汉书·艺文志》春秋类小序所云：“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是粗略的大事记，左氏为其作传，传文详述其“本事”——这“本事”就是一段史实。

“本事”者，事之本来面貌，非得有“事”不可。此其一。其二是既曰“本事”，必有匹配对象，就是有所针对地揭示或展示与对象相涉的事情。《左传》的“本事”是匹配《春秋》经文的，《毛诗》小序是匹配《毛诗》的，许多小序就是揭示陈说《诗》的“本事”，以帮助读者了解诗意。配《诗》作传的还有流传至今的西汉韩婴所作《韩诗外传》。

可见“论本事”原本是汉代经学的概念，它和训诂都是解经的重要方式，属于学术范畴。应当说左氏说《春秋》本事不会走样，事情摆在那里嘛，掌握文献就可以了。但说《诗》本事就不好说了，毛小序说《周南》统统扯到后妃和文王那里，实在都是主观臆测。至于《韩诗外传》，乃是所谓“引《诗》以证事”，与毛小序“引事以明《诗》”大不相同，其所说之“事”并非《诗》之“本”，其事实算不上是“本事”。

比如《周南·汉广》，毛小序说是“德广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也”。这话过于笼统，不涉具体事件，但背景是清楚的，就是文王之化。《韩诗外传》解释开头“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四句，则扯出一段故事，就是孔子南游到楚国阿谷，遇女子临水浣衣，孔子先后抽觚、琴、絃以授子贡，让他上前搭话，都遭到这位恪守礼仪的女子的冷遇和拒绝。《外传》最后说：“《诗》曰：‘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谓也。”“此

之谓也”可有两解,一是说《汉广》所写就是孔子这件事,一是说孔子这件事恰好如同《汉广》所写的“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当然韩婴的意思是后者,他讲这个故事并不是在说明《汉广》产生的原委。这不仅因为汉人普遍认为《诗》是孔子删过的,孔子之前已有《诗》,而且韩婴解《汉广》还有另一说。《韩诗外传》有条佚文(《文选》卷四《南都赋》李善注、《初学记》卷七、《太平御览》卷六二引)记郑交甫在汉皋遇二女而向之请佩的故事,而《列仙传·江妃二女》也正是这个故事,末云:“《诗》曰:‘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谓也。”《韩诗》是解《诗》的,讲郑交甫之事必然及《诗》,李善注等所引肯定不是全文。而《列仙传》当本《韩诗外传》,末引“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必是《韩诗外传》原文如此。同样一章诗弄出两个“本事”,这显然引《诗》证事。

从文本结构和“本事”形态看,《韩诗外传》虽说所叙并非真正“本事”,但显然更接近唐诗本事的形态,就是由一个生动形象的故事引出诗句。而且故事常常具有程度不同的虚构性,因而其品格也就带上小说的特征。

《左传》的史本事,据纲言事,只是一个特殊的著作方式,不可能由此产生一类文体。而汉人说《诗》则衍生出盛行于唐代的“诗本事”。但唐人说本事,已从治经转变为文学行为,包含着对诗人的诗歌创作背景、缘由、过程及流传的具体描述,也包含着对诗作的评品等。

在各类文学样式中,显然由于诗歌言志抒情的特殊性,其本事最为隐蔽。因而探求诗歌本事本来就为谈诗者所关注。吴兢《乐府古题要录》卷上《乌生八九子》云:“若梁刘孝威‘城上乌,一年生九雏’,但咏乌而已,不言本事。”他对不言本事感到遗憾,因为只有从本事中才能探究诗意。唐代是诗歌王国,士林人人作诗言诗,因而探求本朝诗人的诗歌本事更是文人兴趣所在。此中包含着诗人的阅历、经验、情感和隐秘。诗本事不要说对说诗者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如即便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也是十分有趣的话题。我相信这后者更是诗本事产生、流传乃至被人记录下来的最主要的原因。明人胡震亨曾说过:“唐人作诗本事,诸稗说所载,资解颇多矣。其间出自傅会,借盾可攻者,盖亦有焉。”(《唐音癸签》卷二九《谈丛五》)我们看唐诗本事常常具有较强的故事性和传闻性,就知道它们大抵

是被好事者所传播的,在传播中不断经过好事者的演绎。其产生和流传过程,与其他类型的故事——如神仙故事、鬼怪故事、民间故事、名人逸事、历史遗闻等——并无多大差别。

这样,唐诗本事就具有了史料与小说的二重性质。它的史料性,使之成为治唐诗者取资的重要文献来源。而他的小说性,又被小说研究者纳入研究范围。诗本事处于真伪之间,诗人自然是真实的,诗常常也是真实的,但本事往往不是凿空虚造就是虚实参半。无论是治唐诗,还是治唐稗,都需要对这些本事材料下一番考辨功夫,弄清事实的真伪。作为研究对象,这也正是唐诗本事的魅力所在。

唐代的诗本事专门著作有《本事诗》、《云溪友议》、《抒情集》等,在其他小说和笔记中也有大量诗本事记载,可以说触目皆是。诗本事确实是唐代文学中一个耀眼的现象,有着丰富的内容,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它在产生和流传中所折射的文人心态和审美取向,它的事实和传闻并存的特性以及由此而引出的史料辨伪,它的文本结构形态和艺术特性,它的小说价值和文献价值,它的说诗方式,它的渊源和流变,它对后世诗话的深远影响,如此等等,都值得研究。

尽管无论是治唐诗还是治唐稗都不能不涉及唐代诗本事著作和资料,尽管也会利用诗本事这个概念论述一些问题,但将唐诗本事作为一个专门课题展开研究,余才林博士的《唐诗本事研究》还是第一部,实有开拓发轫之功。而且,他的研究不是粗浅的,不是搭个架子,塞点材料,做点解说就完事,而是非常精细,并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可以说《唐诗本事研究》建构起唐诗本事研究的完整体系,此中所包含的大量问题,作者都作出理论概括和具体分析,提出了许多精到的见解。

《唐诗本事研究》分《源流》、《体制》、《诗艺》、《考证》四编,开头是《导论》。全书结构稳妥完整。这里我不可能全面介绍和评价全书各章的论点,只就其中若干题目和论点作些扼要介绍,并谈谈我的看法。

《导论》讲了三个重要问题,就是对本事、文体和文本范围的界定、廓清和概括。这些都是关于诗本事的范式问题。对于本事的界定,没有单纯限定为诗歌的创作过程,而是确定为“本事是有关诗歌创作、品评、欣赏及诗歌流布的故事”。这是根据唐代诗本事故事的实际情况作出的概括,

尽管诗歌创作故事是本事的主体,但由此扩大为也包括诗歌品评和传播在内,是合适的。否则《本事诗》、《云溪友议》中的许多故事都得被剔除,这点才林已经分析过了。对于诗本事的文体界定,才林将其与诗序、志怪传奇小说、谶语加以区分。至于文本形式,则是对诗本事文本中事、诗以及议论之间的复杂关系,对诗本事的特殊体制作了很好的说明。唐代和诗相关的材料多如牛毛,确定诗本事的概念、范围和体制无疑是首要任务。才林缜密的理论表达,就把唐诗本事这个研究对象高度清晰化了。

《源流篇》论析唐诗本事的两大历史渊源,一是汉代《诗序》和《韩诗外传》,二是唐前文言小说,它们对唐诗本事的影响是巨大的。如果说前者的影响主要是说诗形式,后者的影响尤为全面深刻,才林对此作了非常充分的论证,得出唐诗本事是“文言小说的支流”的结论。事实上,六朝小说的说诗故事在唐代更为流行,唐代志怪、传奇、杂事小说中就含有大量诗本事故事。到晚唐五代,《本事诗》、《云溪友议》、《抒情诗》、《鉴诫录》相继出现,专门记录诗本事故事,它们实际都属于杂事小说集。基于这一认识,才林在划分本事类型时,从小说属性着眼,划分为传奇性、志怪性、杂录性本事三种,并分析各自的内容和艺术特征。

《源流篇》还用大篇幅细致梳理和论述了唐五代诗本事故事的流变状况。按照初盛唐、中晚唐和唐末五代三个阶段讨论,每个阶段都列举大量小说和笔记资料,非常丰富。在对本事故事的梳理中概括各阶段的基本状况和发展变化。中晚唐是唐诗本事发展最为重要的时期,晚唐出现了专门记载唐诗本事的著作,有孟棻《本事诗》、范摅《云溪友议》和卢瓌《抒情集》。才林指出:“这三部专门著作的出现,说明唐诗本事从一般笔记中独立出来,这标志着唐诗本事的收集整理已走向自觉,其价值和意义已获得充分认识。”这一结论是非常正确的。我想强调一下,孟棻以“本事诗”名书,正式提出并确立了诗本事的概念。“本事诗”者,意为言诗之本事,诗是中心,本事是对诗的解说。以事明诗,这是“本事诗”结构的基本特征。但是“本事诗”的书写目的又是在诗之事上,它彰显的是关涉此诗的事件,因此“本事诗”也正是“诗本事”。孟棻创造性地提出“本事诗”概念,这一概念的确立,乃是对诗本事这一特别文体的确立。孟棻是僖宗时人,《本事诗》作于光启二年(886),已在唐末。唐诗本事经过260多年

的发展,终于获得独立地位和正式的文体名号。因此《本事诗》的出现,实在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无独有偶,同样在僖宗朝的陈翰编纂传奇小说总集《异闻集》,也成为传奇发展的标志性事件。

唐诗本事中最多的是杂录一类,纪实性强,常被用作史料。但许多所谓“本事”,其真实性大有问题,需要进行考辨。《唐诗本事研究》最后的《考证篇》,做的就是这项工作,如《凡例》所说:“考证内容包括考订真伪,备录异说,校勘文字,钩沉索隐。文字校勘主要涉及与诗之作者、本事真伪及诗之归属等相关的文字。”考证一共 51 条。“窥一斑而知全豹”,这里只举关于白居易的一条为例。

《本事诗·事感第二》载:“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年既高迈,而小蛮方丰艳,因为杨柳之词以托意,曰:‘一树春风万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坊里东南角,尽日无人属阿谁?’及宣宗朝,国乐唱是词,上问谁词,永丰在何处?左右具以对之。遂因东使,命取永丰柳两枝,植于禁中。白感上知其名,且好尚风雅,又为诗一章,其末句云:‘定知此后天文里,柳宿光中添两枝。’”才林辨析了这条本事的三个错误。一是白居易《杨柳枝词》云“永丰西角荒园里”,而非“东南角”。卢贞《和白尚书赋永丰柳》序云:“永丰坊西南角有垂柳一株,柔条极茂。”二是白此后还作有《诏取永丰柳植禁苑感赋》,二诗同作于会昌五年。而卢贞于会昌四年至五年为河南尹,曾参加会昌五年三月的“七老会”,当时二人同在洛阳。卢序还云:“白尚书曾赋诗,传入乐府,遍流京都。近有诏旨取两枝植于禁苑,乃知一顾增十倍之价,非虚言也。因此偶成绝句,非敢继和前篇。”可见本事所叙白作《杨柳枝词》、国乐唱是词、取柳植禁中,事在会昌五年,乃武宗之事,非在宣宗朝。三是《杨柳枝词》乃咏洛阳永丰柳,纯为咏物之诗,本事谓小蛮方艳,白居易因以此诗寄意,乃附会比兴,并不符合诗之原意。我这里只是概述,略去原考的许多资料引证。但也不难看出,才林的考辨思维缜密,熟悉文献资料,考证结论自然成立。

才林在此书《后记》中表示,他治学有意遵循熊十力的分析与综会、踏实与凌空的原则。这本 40 余万字的著作正体现了这种治学路径。最大限度地发掘和占有原始资料,仔细地爬梳整理,分析综合,从材料引发

出观点,由事实概括出理论,脚踏实地,凌空一鸣。这和那种套用理论、空疏不学的所谓“新方法”完全不同。治学必得其正,余于才林此书见焉。

才林早年师从郝世峰教授研读唐文学,硕士学位论文是刘禹锡研究。毕业留校后一直从事编辑出版方面的教学,但对唐文学研究从未辍手。1999年跟我读博士学位,五年之后以教学之余完成一部高质量的博士学位论文《唐诗本事研究》,实属难能可贵。论文通过后仍不断修改,又过五年才肯拿出来出版。整整十年呐!“十年磨一剑”,聪明人或许十年中已经开起刀剑铺了,但才林是个“笨人”!

上海古籍出版社将出版才林博士这部专著,他请我作序。写序过程中重新阅读才林这本书的电子本,经常生出赞赏之意。而眼前也常常浮现出才林的面容——那是一张笃实的面孔,一如他的书。

李剑国

2009年10月8日~10日于澳门大学

目 录

序	李剑国 1
---------	-------

导论	1
----------	---

第一编 源流篇

第一章 本事的渊源流别

第一节 汉代诗学的回响	13
-------------------	----

第二节 文言小说的支流	25
-------------------	----

第二章 本事的体制类型

第一节 本事类型的划分	40
-------------------	----

第二节 本事类型的特征	45
-------------------	----

第三节 本事类型的转换	53
-------------------	----

第三章 本事的漫衍分化

第一节 本事的余绪	72
-----------------	----

第二节 本事的学术化	81
------------------	----

第三节 本事的小说化	105
------------------	-----

第二编 体制篇

第一章 本生的故事生成

第一节	本事的来源	118
第二节	本事的生成形式	125
第二章 本事的故事类型		
第一节	本事类型举要	146
第二节	本事类型的形成和影响	158
第三章 本事中的感妓故事		
第一节	感妓故事的形态	166
第二节	感妓故事的原型及形式转换	170
第三节	感妓故事的文学蕴含	176
第四章 本事的文本构成		
第一节	以人立目	180
第二节	以类相从	183
第三节	因词链接	186
第四节	因文衍生	189
第五章 本事对诗歌的影响		
第一节	本事与诗歌文本	193
第二节	本事与诗歌意旨	197
第三节	本事与诗之归属	200
第四节	本事与诗题	203

第三编 诗艺篇

第一章 本事的诗歌解评方式

第一节	交代诗作背景	209
第二节	表现诗歌意境	215
第三节	叙说写作状态	220
第四节	欣赏名篇佳句	223

第二章 本事诗评的思维方式

第一节	运用直感语言	229
-----	--------------	-----

第二节 借助个性形象	233
第三节 采用寓言故事	237
第三章 本事中的文学习尚	
第一节 崇尚气象	244
第二节 专注境界	253
第三节 追求趣味	270
第四节 推尊学问	291
第四章 本事中的诗学观念	
第一节 诗歌的本质	299
第二节 诗歌的功能	310
第三节 诗歌的法则	325
第四节 诗歌的创作	339
第五节 诗歌的解读	349
 第四编 考证篇	
凡例	359
正文	360
附表一《唐诗纪事》诗歌类编情况一览表	441
附表二《唐才子传》以诗考事情况一览表	443
参考文献及征引书目	448
后记	461

导 论

唐五代出现过大量的诗歌本事。中唐以前,这些本事零星产生和流传,散见于各种唐人笔记。到晚唐五代,本事流传渐多,于是出现了专门收集、记载唐诗本事的著作。从这些零星记载和专门著述看,讲说诗歌本事在唐五代曾经广泛流行,且逐渐走向自觉,实为唐人说诗的主要形式。唐代真是一个诗歌创作的辉煌时代,在后人看来,唐诗的辉煌不仅使同时代其他文体的成就黯然失色,也使这种流行的说诗故事显得不足挂齿。后人在盛赞唐诗恢宏的气象、深邃的境界、华美的词章以及严整的格律,甚而叹为观止时,似乎忘记了唐人对同时代诗歌的研讨和品评,以致产生这样的错觉,认为唐代是一个不言诗的时代。唐诗本事被忽略,正是唐诗的耀眼光芒所造成的雪盲效应。另一方面,唐诗本事是唐人小说的一部分,其小说形式和审美倾向具有特殊性,但因为介于小说和学术之间,唐诗本事作为小说的研究也尚未自觉。应该说,唐诗本事不仅是后人步入唐诗殿堂的路径,是解开唐诗之谜的钥匙,也是唐人小说的一畦花地。进入这一领地,进行专门开掘,是唐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本书拟对盛极一时的唐诗本事进行全面考察。在进入我们的研究之前,有必要对本事的定义、本事的文体及文本形式作出澄清和规定。

一、本事的界定

何谓本事?这本来是一个已有现成答案的问题,似乎无需提出。唐人习惯将有关诗歌创作的故事称为本事。吴兢《乐府古题要录》卷上《乌生八九子》云:“若梁刘孝威‘城上乌,一年生九雏’但咏乌而已,不言本事。”此之“本事”指诗之所本之事,即诗歌创作所依据的具体事件,诗歌

创作的缘起。孟棨编纂《本事诗》时引入了这一概念。《本事诗序》云：

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慨。抒怀佳作，讽刺雅言，著于群书，虽盈厨溢阁，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因采为《本事诗》，凡七题，犹四始也。

这一段话交代了《本事诗》编纂的缘由。据孟棨所言，本事诗为“触事兴咏”的抒怀之作，本事乃诗歌所咏之事，讲述本事在于追索作诗兴咏之由，揭示诗旨。可见，孟棨所说的“本事”是记载诗歌创作缘起、并能由此推原诗歌本意的一类故事。这一具有本事界定意味的说法对后世产生了权威性的影响。此后，人们普遍认为以《本事诗》为代表的唐诗本事是有关诗歌创作的故事。

《本事诗》是第一部载录唐诗本事的专著，“本事”作为唐人说诗故事的代称也是源于该书，应该说，后人沿用孟棨有关本事的观念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孟棨对本事的理解与他对本事的编纂其实是有矛盾的。《本事诗》中的一些条目在内容上早已溢出了他所理解的本事的范围。《事感第二》记载，天宝末年，玄宗尝乘月登楼，梨园弟子唱李峤诗云：“富贵荣华能几时，山川满目泪沾衣。不见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飞。”问是谁诗，或对曰李峤，玄宗因谓：“李峤真才子也。”明年幸蜀，又歌是词，复言“李峤真才子”。《高逸第三》记载，李白初至京师，贺知章闻其名，首访时，请所为文。李白出示《蜀道难》。知章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为乐。又见其《乌栖曲》，叹赏苦吟，谓“此诗可以泣鬼神矣”。又《嘲戏第七》记载：

开元中，宰相苏味道与张昌龄俱有名，暇日相遇，互相夸诮。昌龄曰：“某诗所以不及相公者，为无‘银花合’故也。”苏有《观灯》诗曰：“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味道云：“子诗虽无‘银花合’，还有‘金铜钉’。”昌龄《赠张昌宗》诗曰：“昔日浮丘伯，今同丁令威。”遂相与拊掌大笑。

诗人张祜，未尝识白公。白公刺苏州，祜始来谒。才见白，白曰：

“久钦籍，尝记得君款头诗。”祐愕然曰：“舍人何所谓？”白曰：“‘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非款头何邪？”张顿首微笑，仰而答曰：“祐亦尝记得舍人《目连变》。”白曰：“何也？”祐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非《目连变》何邪？”遂与欢宴竟日。

以上四则本事，前述两则为诗歌欣赏，后引两则为诗歌品评，均与诗歌创作无关。此外，《本事诗》中，德宗与官韩翃也是出于对韩翃《寒食》一诗的欣赏。孟棻在辑录《本事诗》时，根据自己对唐诗本事的理解，确定了如序中表述的编辑思想，意欲以此统摄全编，但是，这一编辑意图并未贯彻到底，其中无意收录了偏离本意的唐诗故事，因而出现这种名实不符的显例。其实，唐诗故事中有大量诗作品评欣赏的故事，同样是唐诗本事专书的《云溪友议》即多有载录，如“冯生佞”、“钱塘论”、“四背篇”及“买山谿”四条所载故事都出于对名篇佳句的欣赏。这些本事或诵美而近于谄媚，或品藻而间以排诋，或嘉赏而出以诙谐，或标举而杂以怪异，姿态横生，情趣盎然。与《本事诗》相比，《云溪友议》中此类故事尤多。欣赏名篇佳句，乃唐人风习，此类故事实为唐诗故事之一大类，《本事诗》不经意的收录并非偶然。

除以上有关唐诗创作、品评欣赏的故事外，唐诗故事中还有诗歌传播的故事。《云溪友议》及其他笔记多有载录：

秭归县繁知一，闻白乐天将过巫山，先于神女祠粉壁，大署之曰：“苏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诗。为报高唐神女道，速排云雨候清词。”白公睹题处怅然，邀知一至，曰：“历阳刘郎中禹锡，三年理白帝，欲作一诗于此，怯而不为。罢郡经过，悉去千余首诗，但留四章而已；此四章者，乃古今之绝唱也。而人造次不合为之。”……白公但吟四篇，与繁生同济，竟而不为。（《云溪友议》卷上“巫咏难”）

明皇幸岷山，百官皆窜辱，积尸满中原，士族随车驾也。伶官：张野狐觱栗、雷海清琵琶、李龟年唱歌、公孙大娘舞剑。……龟年曾于湘中采访使筵上唱：“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赠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又：“清风朗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余。征人去日殷勤嘱，